初潭集

初潭集卷之二十六

君臣六

○一銓選諸臣

鍾離意薦劉平等有詔徵之特賜辦裝錢

太守歐陽歙署鄧惲爲功曹汝南舊俗十月享會百里內縣皆齎牛酒到府讌飲臨享歙曰西都督郵繇延稟性公方摧破奸賊不嚴而理今與衆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主簿讀書教戸曹引延受賜惲于下座愀然前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告謝于天按延資性

貪邪外方內固朋黨搆奸罔上害人所在荒亂怨慝並作明府以惡爲善股肱以曲作直此既無君又復無臣惲敢再拜奉觥歛色動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觥哉歛意少解曰實歛罪也敬受觥

好功曹好門下掾尤好太守也

趙壹舉郡上計到京師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廷中壹獨長揖逢令讓之壹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恠哉逢郎歛袵下執其手延

置上坐顧謂坐中曰此漢陽趙元叔也朝士莫有過之者請爲諸君分坐河南尹羊陟大從車騎造壹時諸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幕而壹獨柴車草屏露宿其傍延陟前坐車下陟遂與談至曛夕乃去執壹手曰良玉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

李固言未第前行古柳下聞有彈指聲固言問之曰吾柳神九烈君已用柳汁染子衣矣果得藍袍當以棗餻祠我未幾狀元及第

鍾季明爲鄭功曹時陳太丘爲西門亭長太丘少鍾

十七歲鍾常禮待與同分義曾辟公府當辭去太守問鍾誰可代君鍾曰明府必欲得人西門亭長可用

河南尹田歆有外甥王湛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孝廉爾可助我求之明日湛送客還見种暠遂白歆曰爲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史也歆曰當在山澤近洛陽史邪湛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即召暠遂舉孝廉

小黃門尚望得幸於太子太子因從頊屬望子進爲孝廉嵩勳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主望其所愛頊齊

之寵臣而子達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鄭曰進賢所以報國非賢不舉死亦何悔

盧毓爲吏部魏文帝謂之曰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

常士即常有矣何勞求得之

諸葛誕爲吏部郎人有所屬託輒顯其言而承用之後有當不則公議其得失以爲褒貶自是羣僚莫不慎其所舉

○荀令君舉士不以一揆戲志才郭嘉有負俗之累杜畿簡傲少文皆以智策舉之終各顯名

至○至○

○蔣濟遺衛臻書曰漢祖遇亡虜爲上將周武拔漁父爲太師布衣厮養可登三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答曰古人遺智慧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于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

○○高宗傅說何妨中興

○王祥以後毋故陵遲不仕年向六十刺史呂虔檄爲別駕雖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頼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累遷太保

○山公年踰七十猶知管時任貴勝年少若和裴王之徒並共宗詠有署閣柱曰閤東有大牛和嶠鞅裴楷鞦王濟剔嬲不得休

○山司徒前後選殆周遍百官舉無失才凡所題目皆如其言惟用陸亮是詔所用與公意異晉諸公贊曰山濤領選充每不得其所欲或說充冝授心腹人爲

吏部尚書缺同選舉充啓用亮濤以亮可爲左丞相非選官才世祖不許濤乃辭疾還家亮在職果不允坐事免

山公舉嵇紹爲秘書丞紹咨公出處公曰爲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人乎

山公舉阮咸爲吏部郎目曰清眞寡欲萬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人之職必妙絕於時名士傳曰咸字仲容籍兄子任達不拘當世皆怪其所爲及與之處少嗜欲哀樂至到太原郭奕見之心醉七賢論曰濤之舉

○溪○卓○老○

咸蓋惜曠世之儁莫識其意故耳

太傅府有三才劉慶孫長才潘陽仲大才裴景聲清才晉陽秋曰太傅將召劉輿或曰輿猶膩也近將汙人太傅疑而禦之輿乃密視天下兵部諸屯戍及倉庫處所人穀多少牛馬器械水陸地形皆默識之於是太傅遂委仗之 宜用

蔡充未仕時山濤與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衍以書示衆曰山子以一字拔人

陸機薦戴淵於趙王倫曰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

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伏見處士戴淵砥節立行有井渫之潔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誠東南之遺寶朝廷之貴璞也若得寄跡康衢必能結軌驥騄耀質廟廊必能垂光瑜璠夫枯岸之民果於輸珠潤山之客列於貢玉蓋明暗呈形則庸識所甄也

倫卽辟淵

郭訥字敬言初仕吳爲蒸陽令入晉久不進彥陸機薦之曰訥風度簡曠器識朗拔通濟敏悟才足幹事出自新邦朝無知己年時倏忽邈無階緒實州黨愚

智所爲恨恨也

李弘度嘗歎不被遇殷揚州知其家貧問君能屈志百里不答曰北門之歎久已上聞窮猿奔林豈暇擇木遂授剡縣

王恭欲請江盧奴爲長史晨往詣江江猶在帳中王坐不敢即言良久乃得及江不應直呼人取酒自飲一盌又不與王王且笑且言那得獨飲江云卿亦復須邪乃更酌與王王飲畢因得自解去未出戶江歎曰人自量固爲難

王中郎年少時江虨為僕射領選欲擬之為尚書郎有語王者王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擬我江聞而止

王忱死西鎮未定朝貴人人有望時殷仲堪在門下雖居機要資名輕小人情未以方嶽相許晉孝武欲拔親近腹心遂以殷為荆州事定詔未出王珣問殷曰陝西何故未有處分殷曰已有人王歷問公卿咸云非王自計才地必應在己復問非我邪殷曰亦似非其夜詔出用殷王語所親曰豈有黄門郎而受如

此任仲堪此舉迺是國之亡徵

○說着了王珣自宜用

蘇子高事平王庾諸公欲用孔廷尉爲丹陽亂離之後百姓凋敝孔慨然曰昔肅祖臨崩諸君親升御牀共奉遺詔孔坦疎賤不在顧命之列既有艱難則以微臣爲先今猶俎上腐肉任人膾截耳遂拂衣去

太狠了亦說得是也

陶侃少有遠槩舉孝廉入洛司空張華見而謂曰後來匡主寧民君其人也劉弘鎮沔南取爲長史謂侃

曰昔吾爲羊太傅參佐見語云君後當居身處今措
觀亦復然矣

顧和始爲揚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頃停車州門外
周侯詣丞相歷和車邊和覔蝨夷然不動周既過反
還指顧心曰此中何所有顧搏蝨如故徐應曰此中
最是難測地周侯既入語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
僕才

張憑舉孝廉出都負其才氣謂必參時彥欲詣劉尹
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張遂詣劉劉洗濯料事處之

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張欲自發無端頃之長史諸賢來詣言各主有不通處張乃遥於末坐判之言約旨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眞長延之上坐清言彌日因留宿至曉張退劉曰卿且去正當取卿共詣撫軍張還船同侶問何處宿張笑而不答須臾眞長遣傳教覓張孝廉船同侶惋愕即同載詣撫軍至門劉前進謂撫軍曰下官爲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選既前撫軍與之話言咨嗟稱善曰張憑勃窣爲理窟卽用爲太常博士

庾公爲護軍屬桓廷尉覓一佳吏乃經年桓後遇見徐寧而知之遂致於庾公曰人所應有其不必有人所應無己不必無眞海岱清士

謝公作宣武司馬屬門生數十人於田曹中郎趙悅子悅子以告宣武宣武云且爲用半趙俄而悉用之曰昔安石在東山搢紳敦逼恐不豫人事況今自鄉選反違之邪

悅子佳哉

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爲桓宣武司馬

將發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靈時爲中丞因倚如醉戲曰卿屢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亦蒼生將如卿何謝笑而不答

高崧自謂極得意語孰知只贏得謝公一笑

李廞是茂曾第五子清貞有遠操而少羸病不肯婚宦家居臨海往兄侍中墓下王丞相欲招禮之故辟爲府掾廞得牋命笑曰茂弘乃復以一爵假人

何尚之在選日有人求爲吏部郎尚之歎曰此敝俗也官當圖人人安得圖官時顔延之在坐笑曰我聞

古者官人以才今官人以勢彼勢之所求又何疑焉

當時以爲名言

李密有才能嘗望內轉而朝廷無援乃遷漢中太守及賜錢東堂詔賦詩末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武帝忿之免密官

說得是

宋世吏部都令史咨執選事陸東海在選任已獨行帝遣人語陸曰都令史諳悉舊貫可共參懷陸曰六

十之年不復能諮都令史爲吏部郎也若謂不堪郎當去矣

○韓朝宗謂孟浩然間代清律寘諸周行必詠穆如之頌因入奏挾與偕行先揚于朝約日引謁及期浩然會友生遂忘其約或曰子已許韓不可爽也浩然曰僕已飲矣曾可柰何

○韓滉節制三吳所辟賓佐隨其材器用之悉當有故舊子弟投之更無他長公署以隨軍令監庫門此人每早入帷端坐至夕警察吏卒無敢濫出入者竟獲

其力　嗚呼若韓滉當無遺才矣

范文正公用人多取氣節而畧細故如孫威敏滕達道皆所素重其爲帥日辟置幕客多取謫籍未牽復人或疑之公曰人有才能而無過失朝廷自用之若其實有可用之才不幸陷於吏議不因事起之遂爲廢人矣故公所舉多得人

至言至言天下未有有才能而無過者然公爲將帥愛人取才如此後居相位却不然反紛紛好名何哉以此見相臣之難也

孫夢得爲中丞日薦唐介吳中復爲御史或問曰君未與相識而薦之何也孫曰昔人恥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後二人果以風力著名

初譚集卷之二十六

初潭集卷之二十七

君臣七

○一牧民諸臣

宓子賤爲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鱎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鱎者至矣

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于蹇老蹇老曰忠信敢安于曰
安忠乎曰忠于主安信乎曰信於令安敢乎曰敢於
不善人安于曰守此三者足矣
董閼于爲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如牆深百
仞因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
曰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
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閼于喟然太息
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

莫之敢犯矣

李悝爲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鄴告之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賢豪者因而親之其辯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

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宮如入暗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魏襄王時史起爲鄴令曰魏氏行田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於是引漳水灌田鄴以富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爲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粱

西門豹爲鄴令清尅潔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

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歛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為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為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治矣遂納璽而去

文帝以廬江文翁為蜀守穿湔江口灌溉繁田千七百頃翁乃立學選吏子弟就學遣雋士張叔等十八人東詣博士授七經還以教授學徒麟萃蜀學比於齊魯秦宓傳云文翁遣相如來授七經還教吏民故

地理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豈相如亦十八人之一耶

郅都爲人勇有氣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稱曰已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

淮陽鑄僞錢吏不能禁汲黯爲太守不壞一鑪不刑一人高枕安卧而淮陽政清

妙絕古今

張敞爲京兆尹素與嚴延年善其治雖嚴然時有舍

縱聞延年用刑刻急乃以書貽之曰昔韓盧之取兎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

朱博武吏不更文法及爲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留縣録見諸自言者欲以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使從事教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爲吏所寃及言盜賊詞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博駐車决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從博訪問果老從事教民聚會博殺

此吏州郡畏之

大才可用也

朱博守左馮翊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盜人妻見斫府功曹受賄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他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博辟左右問禁禁自知情得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翊欲洒卿恥拔拭用卿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博因敕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信之以爲耳目禁晨夜發起盜賊及他伏奸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

功曹晝以禁等事與筆札使自記功曹惶怖具自疏
奸藏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乃令就所愛赦自
改授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慄不敢蹉
跌博遂成就之

大有幹局人

周紆為召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侵晨取
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輒往至死人邊若與共語
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夕誰載藁
入城者門者對曰惟有廷掾耳乃收廷掾考問具服

後人莫敢欺者、

馮立居廉公廉與野王相代為太守民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智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于州界賈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

祝良為洛陽令歲時亢旱天子祈雨不得良乃暴身階庭告誠引罪自晨至中紫雲沓起甘雨登降人爲

之歌曰天久不雨烝人失所天王自出祝令持苦精符感應滂沱下雨

童恢爲不其令邑人爲虎害乃設阱捕之生獲二虎恢祝曰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若虎殺人者俛首不然號呼一虎閉目如懼狀卽時殺之一虎奮躍而去

杜密去官還家毎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杜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其激已對曰劉勝

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意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慚服待之彌厚

雖然爭奈道學託名何

鄭弘勸行德化隨車致雨白鹿方道夾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國國拜賀曰聞三公車幡畫鹿明府其爲相乎

廉范遷雲中太守會匈奴入塞日暮范令軍士各交

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望見火多謂漢兵救至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太守郎將也

黃巾賊起青州刺史焦和恐賊乘氷渡河多作陷氷丸投河中賊遂潰

刺史郎將也

光武召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不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漢仁以惠下

威能討奸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

眞清

吳祐遷膠東相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趣歸伏罪性慚懼詣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穢汙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蘇瓊爲清河守沙門道研統資巨萬在郡出息常得

守令爲徵瓊每見則談問玄理道研雖爲債來無由
啓口弟子問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無由
得論地上事也

○魏裴潛爲兗州刺史作一胡床及去任留挂柱間梁
簡文曰不學胡威絹寧挂裴潛牀李白云去時無一
物東壁挂胡床

○孔文舉爲北海相有人遭父喪哭泣墓側而顏色無
異文舉刑之有一人毋病差思食新麥乃盜鄰家麥
以進毋文舉特加賞焉又教高密令曰志士鄧子然

告困焉得愛釜庾之間以傷烈士之心乎即饋豆三斛

賀太傅作吳郡吳中諸强族輕之題府門云會稽雞不能啼賀聞故出行至門反顧索筆足之曰不可啼殺吳兒於是至諸屯邸檢校諸顧陸役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事言上陸抗時爲江陵都督故下請孫皓然後得釋

褚公於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參軍名字已顯而位微人未多識公東出乘估客船送故吏數人投錢塘亭

任時吳興沈充爲縣令當送客過浙江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彷徨問牛屋下是何物人吏云昨有一傖父來寄亭中有尊貴客權移之令因遣問傖父欲食餅不姓何等可共語褚因舉手答曰河南褚季野遠近久承公名令於是大遽不敢移公便於牛屋下修刺詣公更宰殺爲饌具於公前鞭撻亭吏欲以謝慚公與之酬宴言色無異

○王東亭與張冠軍善王旣作吳郡人問小令曰東亭作郡風政何似答曰不知治化何如唯與張祖希情

好日隆耳王獻之爲中書令王珉代之故時人目爲大小王令

○王述從驃騎功曹出爲宛陵令多修爲家之具丞相王導使人謂之曰名父之子屈臨小縣甚不宜爾述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後屢臨州郡無所造作世始嘆服

○○吳隱之爲廣州刺史去州二十里有貪泉世傳飲之者其心無厭隱之乃至水上酌而飲之因賦詩曰石門有貪泉一歃重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後

至自番禺其妻劉氏齎沈水香一片隱之見之即投於湖亭之水、

王恭從會稽還王大看之見其坐六尺簟因語恭恭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即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大後聞之甚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

姑臧稱富邑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孔奮在職四年清儉逼下惟老母極膳妻子並食葱菜或笑之以爲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君魚旣立節太守梁統深

相禮待常出迎至大門引入見母不敢以官屬之禮
禮之

陸雲爲浚儀令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至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故遠相候於是一縣稱爲神明

王安期爲東海郡小吏盜池中魚綱紀推之王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池魚復何足惜又吏錄一犯夜人

來王問何處來云從師家受書還不覺日晚王曰鞭撻寧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使吏送令歸家

陶公性檢厲作荆州時敕船官悉錄鋸木屑官用竹皆令錄厚頭後桓宣武伐蜀裝船悉以作釘又云嘗發斯在竹篙有一官長連根取之仍當足乃趣兩階用之常曰民生在勤大禹聖人猶惜寸陰至於凡俗當惜分陰中與書曰侃嘗檢校佐吏若得樗蒱博奕之具投之曰樗蒱老子入胡所作外國戲耳圍棋堯舜以教愚子博奕紂所造諸君國器何以爲此若王

事之暇患邑邑者文士何不讀書武士何不射弓談者無以易也

山遐去東陽王長史就簡文索東陽云承藉猛政故可以和靜致治

○寬大之餘必有苛察濤簡之後固宜有遐也

殷浩始作揚州劉尹行日小欲晚便使左右取襆必問其故答曰刺史嚴不敢夜行

李曾孝武時爲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并州丁零數爲山東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不敢入境賊千常山界

得一死鹿賊長謂趙郡地也責之還令送鹿故處其見憚如此郡爲之諺曰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

慕容彥超爲泰寧節度使好聚斂在鎮嘗置庫質錢有奸民爲僞銀以質者主吏久之乃覺彥超陰教主吏夜穴庫垣盡徙金帛于他所而以盜告彥超即榜于市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爭以所質物自言已而得質僞銀者寘之深室使教十餘人爲之皆鐵爲質而包以銀號鐵胎銀

柳慶領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寄人

居止每欲出常自執鑰無何緘閉不異而並失之謂為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自誣服慶疑之問賈人曰卿鑰恒置何處對曰恒自帶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與同飲乎曰日與一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沙門乃真盜耳即遣捕沙門盡獲所失金

顧憲之為建康令有盜牛者與本主爭牛憲之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竟還本宅盜者服其罪人稱神察故都下飲酒得旨者輒呼為顧建康言其清且美也

傅琰仕齊為山陰令二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一

云粟一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粟又有賣鹹賣糖二老姥共爭團絲詣琰琰樹團絲令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

傅僧祐及子琰琰子翽爲令並著奇績時云諸傅有治縣譜父子相傳不以示人

傅翽爲吳令往別建康令孫廉廉問曰聞丈人發奸擿伏惠化如神何以致此答曰無他也惟勤而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

何敬叔在政清約不通問遺嘗歲儉夏節忽榜門粟

籍其得米二千八百石悉取以代貧人輸租

妙妙

高謙之爲河陰令有人囊盛瓦礫作錢物詐市人馬因逃去詔令追捕謙之乃僞枷一囚立於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欲遣心腹察市中有二人相見忻然曰無憂矣執送按問悉獲其黨

張允濟爲武陽令民有以牸牛依婦家者久之孳十餘犢將歸婦家不與牛允濟因令左右縛民蒙其首過婦家云捕盜牛者命盡出民家牛質所來婦家不

知之曰此壻家牛我無與郎還左右徵蒙曰可以此
牛還壻家

郎基嘗語人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况重於此
者乎惟頒令人寫書潘子儀云在官寫書亦是風流
罪過基答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宋世良守清河郡遇赦無一囚率羣吏拜詔而已獄
櫓生桃蓬蒿亦滿牙門虛寂謂之神門及還有老人
丁金剛泣謝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惟
善政清亦徹底今失賢者人何以濟

崔鄾治陝以寛經月不笞一人及治鄂則嚴法峻誅一不貸或問之曰陝土瘠而民勞吾撫之猶恐其擾鄂土沃民剽雜以夷俗非用威莫能治也

盧坦爲河南尉杜黃裳爲尹召坦立堂下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公爲捕盜盍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多積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其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也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故不察

妙妙至妙

栁仲郢為京兆政嚴明後出河南以寬惠為政或譏不類曰輦轂之下先彈壓郡縣之治本惠養

歐陽曄治鄂州桂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决曄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还之獄獨留一人于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囚即涕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

世有以左手執匕而以右執筆者當如之何

王秀之為晉平，期年求還，或問其故，曰：此郡沃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時人以為王晉平恐富求歸。

楊璇迁零陵太守，時蒼梧桂陽賊攻郡縣，璇乃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為兵車，專載弓弩，尅共會戰，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馬驚奔突賊陣，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

太守郎將也

李叔堅家有大人行家人言之叔堅曰大馬諭君子大見人行效之何傷頃之狗戴叔堅冠以走家益驚叔堅曰誤觸冠纓挂之耳狗又於竈前畜火叔堅云兒婢在田中狗助畜火可以不煩鄉里矣數日狗無死家卒無纖芥之異

此人可大用

吳仲庶守金陵費三夲子求哀曰君不並稍明當為煨燼矣詰旦兵馬司狀申乞燒三醜石為灰公悟敕

寺僧加護焉、

梁蕭恪為雍州刺史賄賂公行客有江仲舉蔡遠王臺卿庾仲容皆盛有蓄積雍州歌曰江千万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武帝續之曰主人憒憒不如客後以示恪恪大慚乃折節斈問所歷以善政稱

陸昭符為常州刺史一日坐所事雷雨暴至電光如金蛇繞案吏卒皆震仆昭符撫案叱之雷電遽散斧案得鐵索重百斤、

裴昭明為長沙郡丞罷歸刺史王蘊謂曰卿清貧必

熱还資湘中人士有須一命之亂者我不愛也昭明日下官泰為邦佐不能亢益七府敢以鴻都之事係累清風乎、

孫何好古文為轉運使苛急州縣患之乃求古碑磨滅者數本釘于館中孫至讀碑辨識文字以爪搔鬢垢嗅之往往至暮不復省錄文案、

劉澄在縣掃拂郭邑路無橫草水剪蟲穢百姓不堪又有何佟之一日人中洗滌者十餘遍人謂之水淫

臨海太守阮長之阮裕之孫也在官常擁敗絮先提

郡中田祿以芒種為斷此前去官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長之去武昌代人未至以芒種前一日解印綬去時論多之

玄宗嘗賜酺三日御五鳳樓觀者喧溢樂不得奏金吾白挺如雨不能止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安之為理嚴請使止之安之至以手板畫地曰犯此者死於是三日指其畫以相戒無敢踰者

令狐楚除守兗州州方旱儉米價甚高逆使至公首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倉有幾石屈指獨語曰舊價

若干諸倉出米若干定價出糶則可賑救矣右司謂
語遂郡中富人競發所蓄米價頓平

妙

趙忭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涌貴諸州皆禁增價公榜衢路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商賈輻輳米價更賤民無飢死者

亦是一畫

胡汲仲在寧海日偶出行有羣嫗聚誦經一嫗失衣告訴于前汲仲命以牟麥寘羣嫗掌中令合掌

繞佛誦經如故汲仲閉目端坐且曰吾令神督之甚
是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苗芽中一嫗屢開視其掌遂[illegible]
縛之还所竊衣
妙人妙人

嘉熙間峒丁反吉州黃安寨黃炳鳩兵守備一日五
更報寇至即遣巡尉領兵迎敵皆曰空腹炳曰爾遽
行飯即至矣炳乃率吏役携竹籮木桶沿市門曰知
縣買飯時人家晨炊方熟皆有熱飯熟水厚給其直
負之以往士皆飽餐一戰破寇

宰。卿。將。也。

趙從善尹京日宦寺欲窘之科降刷黑紅卓三百隻内批限一日辦集從善命於酒坊茶肆取卓淨洗糊以白紙用紅漆塗之又兩宮幸聚景園夜过万松嶺索火炬三千從善命取諸瓦舍伎館芦簾実以脂卷而繩之繫于夾道松樹左右照耀如同白日

以上皆牧民諸臣

○一將臣

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畫丁侯三旬射之丁侯病遣使請臣尚父乃以甲乙拔頭箭丙丁拔目箭戊己拔腹箭庚辛拔足箭丁侯病乃愈四夷聞之皆懼越裳獻白雉

齊興師伐楚子發帥師當之師三却楚大夫皆諫其計齊師愈强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伎願爲君行

之子發因諸不問而遣之偷復解其將軍之幬帳而
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
使歸之於執事明日又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
日又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將大駭曰今日不
去楚軍恐取吾頭

何不蚤取頭史之妙也如此

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餽聞倫曰鼓之嗇夫聞倫知
之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
使何也穆伯曰聞倫爲人佞而不仁若使下之吾可

以弗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爲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

腐甚乎必有故也

齊景公渡沉之河黿銜左驂沒之衆皆惕古冶子於是拔劍從之邪行五里逆行三里至於砥柱之下乃黿也左手持黿頭右手挾左驂燕躍鵠踊而出仰天大呼水爲逆流三百步觀者皆以爲河伯也

平原君勸趙孝成受馮亭王曰受之秦兵必至武安君必將誰能當之者乎對曰澠池之會臣察武安君

小頭而面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面銳者敢斷決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見事明也視瞻不轉者執志強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爲人勇鷙而愛士知難而忍恥與之野戰則不如持守足以當之矣

○傅介子年十四好讀書嘗棄觚而嘆曰大丈夫當立功異域何能坐事散儒

棄觚投筆

李廣與兄弟獵于宜山見臥虎射之一矢即殪斷其

頭為枕示服猛也鑄銅象其形為溲器示辱之也今人作虎枕自廣始、

○馬援上書曰擊尋陽山賊除其竹木譬如嬰兒頭多蟣蝨而剃之蕩蕩然蟣蝨無所復依上悅因出小黃門頭有蝨者皆剃之、

○漢末諸賢多委王服以幅巾為雅袁紹崔豹之徒雖為將帥猶著縑巾、

○曹操攻呂布軍敗布騎得操而不識問曰曹操何在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操而追黃馬者、

魯肅上代周瑜呂蒙謂曰兄代公瑾既難為繼且與關羽對斯人好學讀左傳畧皆上口梗亮有膽氣頗自負好凌人宜有以待之因密為肅陳三策

權遣將軍賀齊討山越越中有善禁者官軍刀劍不得拔弓矢皆還自向賀曰吾聞兵有刃者可禁彼能禁吾刃必不能禁吾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棓選有力精卒五千人為先登盡持棓山越恃其善禁了不設備于是官軍以白棓擊之禁者果不得行所殺萬計

樊伷誘諸夷圖以武陵附漢中劉備吳潘濬請以五千兵往擒之曰伷是南陽舊姓頗弄唇吻而實無才畧昔為州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

諸葛亮之次渭濱運糧艱澀利在野戰朝廷每聞其出欲以不戰屈之而擁大軍禦侮于外不宜遠露怯弱之形故秣馬坐甲每見軍威亮數挑戰或遺巾幗婦人之飾欲以激怒我師冀獲曹咎之利於是司馬奮怒將出應敵辛毗仗節中門立軍不得出乃止將

士見者益加勇銳識者以人臣雖擁衆千萬而屈於王人犬畧深長皆此類也

桓宣武平蜀集叅僚置酒於李勢殿巴蜀搢紳莫不來萃桓既素有雄氣加爾日音調英發叙古今成敗由人存亡繫才其狀磊落一坐嘆賞既散諸人追味餘言尋陽周馥曰恨卿輩不見王大將軍

桓溫雄氣周馥具眼

桓石虔司空豁之長庶也小字鎮惡年十七八未被舉而童隷已呼為鎮惡郎嘗從征枋頭車騎沖没陳

左右莫敢先救宣武曰汝叔落賊汝知不石虔遂命朱辟爲副策馬於數萬衆中徑致冲還莫有抗者三軍嘆服河朔後以其名斷瘧

庚穉恭常有中原之志文康時權重未在已及季堅作相忌兵畏禍與穉恭歷同異者久之乃果行傾荊漢之力窮舟車之勢師次于襄陽大會參佐陳其旌甲親授弧矢曰我之此行若此射矣遂三起三疊徒衆屬目其氣十倍漢晉春秋曰翼風儀美劭有經緯大畧是時杜乂殷浩諸人盛名冠世翼未之貴也常

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清然後議其所任耳其意氣如此

桓公伐蜀在事諸賢咸以李勢在蜀既久承籍累葉且形據上流未易可克唯劉尹云伊必能克蜀觀其蒲博不必得則不爲

未盡然

孝武入討至新亭柳元景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乃銜枚疾戰一聽吾營鼓音遂破元凶

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寮屬登平乘樓眺矚

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虎率爾對曰運自有興廢豈必皆諸人之過桓公懔然作色顧謂四坐曰諸君頗聞劉景升不有大牛重千斤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荊州烹以饗士卒于時莫不稱快意以况袁四坐既駭袁亦失色

王大將軍年少時有田舍名語音亦楚武帝唤時賢共言伎藝事人皆多有所知唯王都無意色殊惡自言知鼓吹帝令取鼓與之於坐振袖而起揚槌奮擊

音節諧捷神氣豪上傍若無人舉坐嘆其雄爽或曰敦嘗坐武昌釣臺聞行船打鼓嗟稱其能俄而一搥小異敦以扇柄撞几曰可恨應侍側曰不然此是回颿搥使視之云船人入夾口應知鼓又善於鼓也

韓康伯與謝玄亦無深好玄北征後巷議疑其不振康伯曰此人好名必能戰玄聞之甚忿常於衆中厲色曰丈夫提千兵入死地以事君親故發不得復云爲名

魯廣達爲陳將被執憤慨而卒江總撫棺慟哭題其

前和曰、黃泉雖抱恨、白日自留名、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

索勱字彥義、刺史毛奕表行貳師將軍、酒泉燉煌兵千人、至樓蘭屯田、召善鄯焉耆龜茲三國兵各千、橫斷注濱河、河斷之日、水奮勢激、波凌冒堤、勱厲聲曰、王尊建節、河堤不溢、王霸精誠、滹沱不流、水德明古、今一也、勱躬禱祀、水猶未減、乃列陳被仗、鼓譟讙叫、且刺且射、大戰三日、水乃迴減、胡人稱神、

侯景與宇文泰合戰、泰墜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

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杖泰背罵曰隴東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舍之而過穆遂以馬授泰而還

宇文欣追尉遲迥於鄴不利時士庶觀者數萬人忻曰事急矣吾當以權道破之於是射走觀者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齊力擊之迥大敗

吐谷渾與黨項寇邊柴紹討之虜據高射紹軍矢下如雨紹安坐遣人彈胡琵琶二女子對舞虜異之休

射縱觀紹伺其懈以精騎從後掩擊虜遂潰、

王崇文任兼將相而被服儒雅風度夷曠在武昌方閱騎士於鞠場旁古屋數十間忽崩聲震數里聞者莫知所爲崇文指麾號令訖事不失常度竟不問、

李德林每贊平陳之計隋高祖以馬鞭南指曰待平陳之後會以七寶莊嚴公隋書曰開皇八年以高熲爲元帥伐陳熲謂薛道衡曰江東可克乎道衡曰克之郭璞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席捲之勢事在不疑矣、

張敬兒拜車騎將軍王敬則呼爲褚彥回時咸推褚彥回風度詳雅故以爲戲敬兒曰我馬上得之終不得作華林閤勲敬兒始不識書爲方伯乃學讀孝經論語徵護軍乃於密室屏人學揖讓荅對空中俯仰妾侍竊窺笑焉

李克用入魏博覘城上有旗幟來往晉王曰劉鄩一步一計更令審探果束芻爲人縛旗於上以驢負之循城而行軍遁已二日

後周韓杲破稽胡散其稽落稽胡號爲著翅人文帝

曰著翅之名寧戕飛將

張惟孝襄陽人幹官鍾蜚英見而異之曰今日立功之秋也惟孝不答扣而問之則曰朝廷負人明日蜚英特地宴之仲宣樓酒酣言曰有國而後有家天下如此吾將安歸惟孝躍然答曰從公所命乃請三十幅名帖以往不逾旬與三十騎俱擁甲士五千至旗幟鮮明部伍嚴肅上至公安下至墨山游踏相繼或請所統姓名惟孝曰朝廷負人福難禍易聊爲君倏紓一時之難耳姓名不可得也時鼎澧五州已危于

是繫鼓櫂兵不數日衆至萬人數戰俱捷江上平乃解去

紹興中統制酈瓊縛節制呂祉歸劉豫魏公方宴報忽至滿坐失色公不動徐曰此有說第恐虜覺耳因樂飲至夜分乃爲蠟書遣死士持遺瓊虜得書果疑分隸瓊衆因苦之

趙南仲葵父方寧宗時爲荊湖制置使葵每聞警報與諸將偕出遇敵輙深入諸將惟恐失制置子盡死救之以此獲捷一日方行犒賞軍士憤其薄葵時年

十三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賚軍士遂定
人服其機警
建炎初駕幸錢塘留張忠獻於平江為後鎮時湯東
野為守將聞有赦令疑之走白張公公曰亟遣解事
者往視有故則緩驛騎而先取以歸及發視乃明受
偽詔也湯告公曰是可宣乎公曰事已至此胡可匿
且卒徒急於望賜吾屬先受禍矣今便發庫錢示行
賞之意而陰取故府所藏登極赦書置輿中迎登譙
門讀而張之即去其階禁無輒登散金帛如郊賚將

可矣於是人情畧定乃决大計叛將范瓊擁兵據上流召之不來來又不肯釋甲中外洶洶張忠獻與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遣張俊以千人渡江若捕他盜者因召瓊俊及劉光世詣都堂計事設飲食食已相顧未發子羽恐瓊覺遽取黄紙執之趨前曰有敕將軍可詣大理置對即顧左右擁置輿中以俊兵衛送獄而使光世出撫其衆數瓊在圍城中附虜脇二聖出狩狀且曰所誅止瓊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悉麾隷他軍頃刻

而定變伏誅

○二相臣

○元日冬至大朝百官已集宰相方至列燭至數百炬謂之火城火城至則衆皆滅燭以避

○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望故以相與祥臨薨復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

○宋博為丞相臨拜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鍾鳴上問楊雄李尋對曰洪範所謂鼓妖者也人君不聰空名得

進則有無形之聲博後坐事自殺故序傳曰博之翰
音鼓妖先作
顧雍累遷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第家人不知
爲人不飲酒寡言語孫權嘗曰顧侯在坐令人不樂
位至丞相又車胤博學多聞善於激賞當時每有盛
坐胤必同之皆云無車公不樂太傅謝公遊集之日
開筵以待胤累遷丹陽尹護軍將軍吏部尚書
○有顧侯不樂無車公不樂二人優劣何如
人有相羊祜父墓後應出受命君祜惡其言遂掘斷

鑿後以壞其勢、相者立覘之曰、猶應出折臂三公、俄而祜墜馬折臂、位果至公、

○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作兩髻葛帬策杖、路邊覘之嘆曰、人言阿龍超、阿龍故自超、不覺至臺門、美極、

○王丞相辟王藍田為掾、庾公問丞相、藍田何似、王曰、真獨簡貴、不減父祖、曠澹處故當不如爾、

○河東裴啟撰漢魏以來迄于今時言語應對之可稱者、謂之語林、時人多好其事、文遂流行、後說太傅事

不賞而有人於謝坐叙其黃公酒壚司徒王珣爲之賦謝公乃云君遂復作裴郎學自是眾咸鄙之又公鄉人有罷中宿縣詣公者公問其歸資答曰嶺南凋弊唯有五萬蒲葵扇又以非時爲滯貨公乃取其中者捉之於是京師士庶競慕而服價增數倍夫所好生毛羽所惡成瘡痏謝相一言挫成美於千載及其所與崇虛價於一朝上之愛憎可不愼哉

徐羨之嘗與傅亮謝晦宴聚亮才學辯博羨之風度詳雅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傅言論不復以學

問爲長、

路巖位崔鉉爲支使鉉知其必貴嘗曰路十終須作彼一官既而入爲監察御史不出長安城十年至宰相其入翰林日鉉猶在淮南曰路十今已入翰林如何得老、

王敬弘爲尚書僕射關署文案初不省讀上嘗問獄敬弘不對上問左右何不以訊牒付僕射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政自不解、

王儉以庾杲之爲衛將軍長史蕭緬與儉書曰盛府

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泛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以入儉幕爲蓮花池故緬美之

楊愔謂元文遥云堪解穰侯印者必此人

張纘與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輳有退詣纘者輙拒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

劉捷卿寢疾房太尉聞而憂之通夕不寐語賓從曰捷卿有不諱可謂無復有神理

齊澣善知今事高仲舒善知古事姚崇曰欲知古問仲舒欲知今問齊澣

姚崇張說同爲宰相不相能崇病誡其子曰張丞相爲人奢侈好服玩吾沒後汝具陳平生服玩寶帶重器於前張若顧即錄致之仍以神道碑爲請旣獲其文登時錄進先礱石以待至便鐫刻張丞相見事常遲數日之後必當有悔若復來徵文當引視鐫石告以聞上可也崇沒張來弔如之崇家悉如崇誡不數日文成叙致該詳時謂極筆卻後數日果遣取本以文未周密爲辭姚氏子引視石碑告以奏御使者復張嘆曰死姚崇能筭生張說吾今日乃知才之不及

遠矣、

姚崇對便殿佯跛足上曰卿有足疾邪崇曰臣有腹心疾足疾不足憂也因前奏張說罪狀上曰卿出卽宣與御史中丞共按其事說之未遭搆也有教授生通其侍婢說怒將付獄生厲聲曰覩色不能禁亦人之常情公貴爲宰相豈無緩急有用人乎何惜一女婢也說奇其言卽以侍兒與生生一跳跡去旬月餘忽來言某感公之德聞公爲姚相所搆外獄將具某願得公平生所寶者用計于九公主說因歷指所寶

之物生云此未足以解公之難也說忽曰近有雞林郡夜明簾生曰事濟矣因請說情懇手扎數行乘夜入見九公主明旦公主爲上言之上感動急命高力士就御史臺宣前所按事並報罷

○令狐綯以舊事訪溫庭筠庭筠答曰事出南華經非僻書也願相公燮理之暇冀一覽古綯怒奏庭筠有才無行不許登第遂擯斥終身

○令狐綯在翰林夜對禁中帝命以乘輿金蓮華炬送還院吏望見以爲天子來俄傳呼曰學士歸院

初潭集卷之二十八

初潭集卷之二十九

君臣九

○一賢相

士尹池爲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墻擁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故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爲鞔者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特爲鞔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國之求鞔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爲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宮庳潦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士

尹池歸荆荆王適興兵而攻宋上尹池諫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荆國攻之其無功而爲天下咲乎

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僕聞之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夫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孫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慱可以免於患矣狐丘丈人曰善哉言乎

仕宦情熟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孔子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

公叔文子爲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喑下喑則上聾聾喑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順鍼縷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

所不受也

平津侯自以布衣爲用乃開東閣營客館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次曰翹材館次曰接士館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接士之館而躬自菲薄所得俸祿以奉待之

難難是是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周侯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

唯王丞相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
至作楚囚相對

元帝正會引王丞相登御牀王固辭帝引之彌苦王
曰使太陽與萬物同暉臣下何以瞻仰

有往來者云庾公有東下意或謂王公可潛稍嚴以
備不虞王公曰我與元規雖俱王臣本懷布衣之好
若其欲來吾角巾徑還烏衣何以稍嚴於是風塵自
消內外緝穆

○丞相非高正是著數

溫嶠初爲劉琨使來過江于是江左營建始爾溫新至深有諸慮既詣王丞相陳主上幽越社稷焚滅山陵夷毀之酷溫忠慨深烈言與泗俱丞相亦與之對泣敘情既畢便深自陳結丞相亦厚相酬納既出懽然言曰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復何憂、

說著了。

何次道往丞相許丞相以麈尾指坐呼何共坐曰來來此是君坐、

丞相治楊州廨舍按行而言曰我正爲次道治此爾

何少為王公所重故屢發此歎

王藍田為人晚成時人乃謂之癡王丞相以其東海子辟為掾常集聚王公每發言衆人競贊之述於末坐曰主非堯舜何得事事皆是丞相甚相歎賞

何次道庾季堅並為元府成帝初崩于時嗣君未定何欲立嗣子庾乃斷議以外寇方強嗣子冲幼乃立康帝康帝登祚會群臣謂何曰朕今所以承大業為誰之議何答曰陛下龍飛此是庾冰之功于時用微臣之議今不覩盛明之世帝有慚色

王導知人。

王丞相拜揚州賓客數百人並加霑接人人有說色唯有臨海一客姓任及數胡人爲未洽公因便還到過任邊云君出臨海便無復人任大喜說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闍蘭闍羣胡同笑四坐並懽晉陽秋曰王導接誘應會少有悟者雖疎交常賓一見多輸寫款誠自謂爲導所遇同之舊暱

○箋一美政只少人解。

丞相爲揚州遣八部從事之職顧和時爲下傳還同

時俱見諸從事各奏二千石官長得失至和獨無言王曰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采聽風聞以為察察之政丞相咨嗟稱佳諸從事自視缺然也

王丞相主簿欲檢校帳下公語主簿欲與主簿周旋無為知人几案間事

丞相夏月至石頭看庾公庾公正料事丞相云暑可小簡之庾公曰公之遺事天下亦未以為允殷羨言行曰王公薨後庾冰代相網密刑峻羨時行遇收捕

者於途慨然嘆曰丙吉問牛喘似不爾嘗從容謂禾曰卿輩且是綱目不失當是小道小善耳至如王公故能行無理事謝安石每歎詠此㫖庾赤玉嘗問羨王公治何似詎是所長羨曰其餘令績不復稱論然三捉三治三休三敗

○安石知言殷羨可人

丞相末年畧不復省事正封籙諾之自歎曰人言我憒憒後人當思此憒憒徐廣歷紀曰導阿衡三世經綸夷險政務寬恕事從簡易故垂遺愛之譽也

○○遺愛何足道正為江左立根基耳

王長史謝仁祖同為王公掾長史云謝掾能作異舞謝便起舞神意甚暇王公熟視謂客曰使人思安豐

劉眞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棋局曰何乃渹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語林曰眞長云丞相何奇止能作吳語及細唾也

○正此是其奇異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

志王謂謝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謝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

○東山片言折獄

○阮光祿聞何次道爲相歎曰我當何處生活

妬極

○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棋王手常不如兩道許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郎不下王曰君何以不行

江曰恐不得爾王徐舉手曰此年少非唯圍棊見勝

謝太傅云小時在殿廷會見王丞相便覺清風來拂人

謝公時兵厮逋亡多近竄南塘下諸舫中或欲求一時搜索謝公不許云若不容置此輩何以為京都

房玄齡技讐愁讀高孝基謂裴矩曰僕觀人多矣如此郎者當為國器恨不見其聳壑昂霄

王荆公裁損宗室恩數宗子相率陳狀云均是宗廟子孫那得不看祖宗面荆公厲聲曰祖宗親盡亦祧

何児賢輩

○二才相

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救之鮑叔牙曰太蚤邢不亾晉不敝晉不敝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亾之德大君不如晚救之以敝晉齊實利待邢亾而復存之其名實美

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欲以攻齊任妄曰饑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爲聲而以襲秦爲實也不如備之

戍東邊荆人餞行

王丞相善於因事初過江帑藏空竭唯有練數千端丞相與朝賢共制練布單衣一時士人翕然競服練遂涌貴王者責之端至一金

郗太尉晚節好談既雅非所經而甚矜之後朝覲以王丞相末年多可恨每見必欲苦相規誡王公知其意每引作他語臨還鎮故命駕詣丞相翹須厲色上坐便言方當乖別必欲言其所見意滿口重辭殊不流王公攝其次曰後面未期亦欲盡所懷願公勿復

談鄙遂大瞋冰衿而出不得一言

元帝欲舍明帝立簡文時咸謂舍長立少於理非倫且明帝以聰亮英斷益宜爲儲副周王諸公並苦爭唯刁玄亮獨欲奉少主以阿帝旨元帝慮諸公不奉詔於是先喚周侯丞相入然後欲出詔付刁周王既入始至階頭帝逆遣傳詔遏使就東廂周侯未悟卽卻略下階丞相披撥傳詔逕至御牀前曰不審陛下何以見臣帝默然無言乃探懷中黃紙詔裂擲之由此皇儲始定周侯乃慨然嘆曰我常自言勝茂弘今

亮知不如也中興書曰元皇以明帝及瑯琊王裒並非敬后所生而謂裒有大成之度勝於明帝因問導曰立子以德不以年今二子孰賢導曰世子宣城俱有爽明之德莫能優劣如此故當以年於是更封裒爲瑯琊王

孔覬醉日當多及醒判決未嘗有壅滯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醒也孝武每欲引見先遣人覘醉醒

斛律光聞瑯琊王殺和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作事

故自不凡入見後至於永巷曰小兒弄兵與交手郎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出千秋門琊琊必不敢動乃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邵駐馬橋上遥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而謂之曰天子弟殺一漢何苦執其手而前爲之請于帝曰琊琊年少腸肥腦滿輕爲舉措長大自不復然頗寛其罪

楊昉爲左丞時宇文化及子孫理資蔭所司理之至左司昉未詳其案狀訴者以道理已成勃然逼昉睹日適朝退未食食畢當詳案訴者曰公言未食亦知

天下有累年覊旅未得食者乎趣遽命案立批之曰父殺隋王子訴隋資生者猶配遠方或者無宜更叙時人深賞之

眞可賞

寇萊公鎮大名北使至語寇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寇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

眞宗不豫李廸與宰執祈禳宿内殿時仁宗幼冲八大王元儼者以問疾留中不出執政患之偶有金盂貯熟水廸問是王所需乃密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王

見水大驚疑有毒即上馬去

秦檜當國民間乏見錢貨運莫售京尹曹泳白檜檜郎命召文思院官趨者絡繹既至諭之曰適得旨欲變錢法須公依舊夾錫樣鑄一緡進入盡廢見錢不用富貴聞之大窘盡輦宿藏爭取金粟物買大泉溢於市

初潭集卷之二十九

初潭集卷之三十

君臣十

○一廉勤相

○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野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國爲之賜而受之也子罕曰子以玉爲寶我以不受爲寶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其弟曰夫子嗜魚而不受何也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夫卽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

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免於相則雖嗜魚此必不能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即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不受魚我能常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爲已者不如已之自爲也

眞切至到非道學好名所知

高僕射頻每臥以綠盛粉思得一公事輒書其上至天明則紀錄入朝行之

徐勉掌伐魏軍書動經數旬乃一還家羣犬驚吠勉嘆曰吾憂國忘家至此若吾亾後亦是傳中一事嘗

夜集客有求營事五官者勉正色曰今夕正可談風
月不宜及公事

○二畏愼相

孔光沐日歸休終日燕語不及朝省政事或問溫室
省中樹皆何木光嘿不應張九齡云省中之樹訪猶
不言車前之馬數而後對

宋齊丘嘗叅秘書先主爲于池中築小亭度之木橋
至則撤起獨與議事又爲高堂不設屏障中置灰鑪
止著兩人終日畫灰爲字旋卽平之

周捨豫機密二十餘年國史詔誥禮儀法律軍旅謀謨皆掌之與人言謔終日不絕竟不漏泄機事

○陸慧曉為晉熙王長史僚佐造見必起送之或云長史貴重不宜自謙屈陸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平生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置輕重於懷抱

○盧邁以給事中平章事大政皆決于陸贄唯謹身中立守文奉法而已平生不食鹽醋同列問之足下不食鹽醋何堪邁笑曰足下終日食鹽醋復又何堪

呂僧珍既有大勳任總心膂性甚恭愼當禁中盛暑不敢解衣每侍御坐屛氣鞠躬果實未嘗舉筯嘗醉後取一甘食帝笑謂曰卿今日便是大有所進

則天時宰相楊再思入朝值一重車將牽出西門道滑牛不前馭者罵曰一羣癡宰相不能和陰陽而令我匪行如此辛苦特旱澇閉坊市南門以禳之故也再思徐謂之曰爾牛亦自弱不得嗔他宰相再思原武人諡聖初鳳閣侍郎恭愼畏忌未嘗忤物或曰公名高位重何爲屈折如此再思曰世路艱難直者受

禍將不如此何以全身

可憐